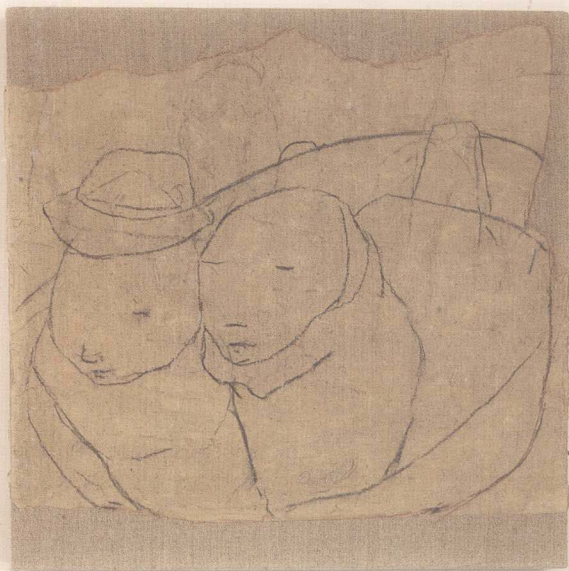


Samuel Beckett

萨缪尔·贝克特



梅西埃与卡米耶

方颂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萨缪尔·J.

梅西埃与卡米耶

方颂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克特作品选集. 9, 梅西埃与卡米耶/(爱尔兰)贝克特(Beckett, S.)著; 方颂华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 - 7 - 5404 - 6469 - 1

I. ①贝… II. ①贝… ②方…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爱尔兰 - 现代②长篇小说 - 爱尔兰 - 现代 IV. ①I56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2634 号

梅西埃与卡米耶

著 者: 萨缪尔·贝克特

译 者: 方颂华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唐 明 吴 健

装帧设计: CANTONBON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9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4 - 6469 - 1

定 价: 1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梅西埃与卡米耶

萨缪尔·J

梅西埃与卡米耶

方颂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SAMUEL BECKETT

MERCIER ET CAMIER

© 1970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根据午夜出版社 1970 年法文版翻译
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

关于梅西埃和卡米耶的旅行，如果我想的话我就能讲述出来，因为当时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

这是一次实际上相当容易的旅行，无需漂洋过海，也不必跨越国界，经过的地区没有高山峻岭，尽管偶尔会有些荒漠。梅西埃和卡米耶，他们一直是在自己国家境内，他们拥有这种无法估量的好运气。带着多多少少的幸运，他们无需面对异域风俗，感受某种奇怪的语言、法规、气候和饮食，置身于一种陌生的景观，一种跟他们从幼年到壮年一直饱受磨砺的环境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的景观。尽管经常是严寒的天气（他们已然习惯），但也从来不会超出温带的界限，换句话说，居住在他们国家的人只要正常地穿衣穿鞋，都还是可以承受这种天气的，尽管会带来些麻烦，却绝无危险可言。至于金钱，如果说他们的钱不足以乘坐头等车厢、下榻豪华酒店，但还是足够往返，无

需伸手向别人求援。于是可以确定，在这方面，条件对于他们来说还是有利的，恰如其分地有利。他们需要斗争，但这种斗争与很多人相比，也许和大部分人相比都要少一些，这些人的旅行都是在一种时而清晰时而混沌的需要下推动而成的。

在开始这次旅行之前，他们在尽其可能达到的平静气氛中，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议，他们掂量着这次旅行会给他们带来的得与失。他们会轮换着发表悲观的看法或乐观的预见。在这些争论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要轻率地投入冒险。

卡米耶第一个赴约。也就是说在他到的时候梅西埃还不在于。事实上，梅西埃比他早到了十分钟。因此，是梅西埃而不是卡米耶首先赴约。梅西埃仔细地察看了他的朋友可能走来的各条通道，耐心等待了五分钟，然后他走开转了一圈，大约用了一刻钟的时间。轮到卡米耶了，他没有见到梅西埃过来，于是在五分钟后他也走开去转了一小圈。一刻钟后他重新回到约会地点，还是没法看到梅西埃。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梅西埃在约好的地方又耐心地等了五分钟后，再次走开去活动活动腿了（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种说法）。于是，卡米耶在呆呆地等了五分钟后再次走开，同时暗想，可能我

会在附近的街道撞上他。正是在这个时候，梅西埃在散了一小会儿步后回来了，这次散步没有超过十分钟，梅西埃看到一个在晨雾中远去的身影，隐隐约约，像是卡米耶，的确也正是他。不幸的是这个身影消失了，就好像被大街吞没了一样，梅西耶只好停住不动。但是经过了正成为规律性的五分钟后，他放弃了等待，因为他需要活动活动。因此，对于梅西埃和卡米耶来说，他们的喜悦是出现在一个极端时刻，在分别经过了五分钟和十分钟的无所事事、焦躁不安后，他们同时走向广场，他们面对面地重逢了，这是前一天晚上以来的第一次。这时是九点五十分。

也就是说：

到达 离开 到达 离开 到达 离开 到达

梅西埃 9: 05 9: 10 9: 25 9: 30 9: 40 9: 45 9: 50

卡米耶 9: 15 9: 20 9: 35 9: 40 9: 50

真是够矫情的。

在他们拥抱的时候，雨开始落下来，完全是东海岸那种突如其来的骤雨。他们于是飞奔到一个外形像座宝塔似的躲雨的地方，它建造在这里，就是供人们避雨或者躲避其他的异常天气，总之是用来应付不测风云的。这个地方光线阴暗，而且到处是角落和凹室，很适合情

侣，也适合老年人，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在我们这两个可爱的家伙进去的同时，一只狗也钻了进去，后面还紧跟着另一只。梅西埃和卡米耶相对而视，犹豫不决。他们刚才的拥抱没有尽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头开始。而那两只狗已经开始做爱，展现出一种完美的天性。

这个他们重逢的地方，这个他们费了番周折才最终达成一致作为约会地点的地方，并不能说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广场，而只是被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围在其中的一个小广场。这个广场里有植物，四周有花、水池、喷泉、雕塑、草坪和常见的长椅，它们密集在小小的空间里，使广场似乎有些窒息。这个小广场像是个迷宫，穿行其间并非那么容易，必须在熟悉之后才能一次就顺利地走出来。当然，走进广场还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在广场的中心，或者说差不多在中心的位置，矗立着一棵紫红色的山毛榉，枝繁叶茂，光泽鲜明，树干上被人粗暴地钉上了一块说明牌，根据牌上的说法，这棵树是由一位法国元帅在几个世纪前种下的，他有着一个听起来很安详的名字——圣鲁特。牌上的铭文说，树刚刚种下不久，他——那位元帅——就死于一颗加农炮弹，献身于他一直献身的那个令人非常遗憾的事业，这是在一个从景观上看与他曾驰骋过的沙场截然不同的战

场，在之前的沙场上，他从士官晋职到尉官，不断地证明自我，如果说在战场上唯有遵循这样的顺序才能证明自我的话。可能是因为这棵树，这个广场才得以存在，这一结果元帅本人也不会料到，与梅花形栽植的树丛不同，这棵树面对着优雅而有闲的阶层，用它那盛满暮露的树洞，支撑着纤弱的野生幼苗。不过，为了和这棵树做个了结，后文将不再提到它，我们最后要说的是，这棵树仅存的些许魅力还是在为广场增辉，当然，也包括它的名称，也就是说圣鲁特广场。气息不畅的巨树已经接近它生涯的末期，它在不断地枯败，最终会有一天它将被挪走，枝干不全、分成几块地挪走。随后，在某一小段时间内，在这个被冠以传奇名称的广场上，人们会更畅快地呼吸。

梅西埃和卡米耶以前没有来过这个广场。这可能就是他们选定在这里见面的原因。有些事情，我们是永远也无法确切地弄明白的。

透过橘黄色的玻璃，雨在他们眼中仿佛是金色的，这使他们想到了不同的地方，因当初远行时的偶然，一个人想的是罗马，另一个人想的是那不勒斯，但是他们不会向对方说明自己的思绪，而且还带有一种接近于羞耻的情感。这对他们来说本应该是好事，一个已经遥远的年代侵占了他们的思绪，那时他们还年

轻，怀着热情，钟爱绘画，嘲笑婚姻。但这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成为好事。他们当时相互还不认识，但是自从他们认识之后，他们已经谈过，谈论这段年代，谈得过于多，由一次次的只言片语组合而成，按照他们习惯的谈话方式。

我们回去吧，卡米耶说。

为什么？梅西埃说。

白天估计不会停了，卡米耶说。

这是阵雨，时间多长不一定，梅西埃说。

我不能一直站着什么事儿也不做，卡米耶说。

那我们坐下来，梅西埃说。

这样更糟，卡米耶说。

那么我们来回地踱步吧，梅西埃说。搭着肩膀慢慢踱步。地方是小了些，不过再小一点也不要紧。你把我们的雨伞放在那儿，帮我把包拿下来，好了，谢谢，向前走吧。

卡米耶顺着他的话去做了。

一二一二，梅西埃说。

一二，卡米耶说。

间或天空会明朗一些，雨也落得没那么急了。他们于是停在门口。但是天空很快又暗了下来，雨又重新下得猛烈起来。

别看了，梅西埃说。

光听对我就足够了，卡米耶说。

的确是这样，梅西埃说。

耐心点，加把劲，卡米耶说。

狗不惹你烦吗？梅西埃说。

它为什么不抽出来？卡米耶说。

它不能啊，梅西埃说。

为什么？卡米耶说。

很普通的一个机制，梅西埃说，可能是为了确保授精。

它们开始是骑着来，卡米耶说，最后它们是屁股贴屁股。

你想什么呢？梅西埃说。高潮已经结束了，它们想分开，去找个角落撒尿，或者吃个屎团，但是它们不能。因此它们就背贴着背不理对方。换了你是它们，你也会这么做的。

这么精妙，我可做不到，卡米耶说。

那你会怎么做呢？梅西埃说。

我会装模作样，卡米耶说，对不能马上重新再来表示遗憾，因为本来干得是多好啊。

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卡米耶说：

如果坐倒的话，我会筋疲力尽的。

你是想说坐下，梅西埃说。

我是想说坐倒，卡米耶说。

那我们坐倒吧，梅西埃说。

各处的人都已经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了。空

气中充斥着高兴和不高兴的叫喊声以及一些人发出的淡定的声音，对这些人来说，生活已经使他们不再会有惊奇，不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而各种物体也开始笨重地活动起来，特别是重型交通工具，像卡车、大马车和公共车辆等。虽然雨势骤猛，但一切都重归秩序，与阳光普照时具有同样的热情。

你刚才让我等你了，梅西埃说。

说反了，卡米耶说，是你让我等你了。

我九点零五分就到了，梅西埃说。

我是九点十五分到的，卡米耶说。

你看，明明是你让我等你了，梅西埃说。

谁也没等，也没让别人等，卡米耶说，要是事先没说好一个时间的话。

那你说见面时间是几点呢？梅西埃说。

九点一刻，卡米耶说。

我不明白，梅西埃说。

你不明白什么？卡米耶说。

九点一刻，是什么意思，梅西埃说。

意思是九点十五分，卡米耶说。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梅西埃说。

那就是说？卡米耶说。

你不能别老让我吃惊吗？梅西埃说。

你解释一下，卡米耶说。

我闭上眼睛，又看到了那一幕，梅西埃

说，我的手抓着你的手，我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我那不够坚定的声音在说：那么明天见，九点钟。这时过来一个喝醉酒的女人，她唱着一首淫歌，还把她的裙子撩起来了。

她把你脑子都搞混了，卡米耶说。他掏出一个记事本，翻开并朗读道：星期一，二号，圣马凯尔日，梅西耶，九点一刻，圣鲁特广场。去埃莱娜家拿雨伞。

这能证明什么？梅西埃说。

我问心无愧，卡米耶说。

的确，梅西埃说。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卡米耶说，当时我们是约在今天几点的。别再费劲了。

唯一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档子事儿上，梅西埃说，我们是在九点五十分见面的，分秒不差。

这我们还该感激呢，卡米耶说。

当时还没有下雨，梅西埃说。

清早的那股冲劲当时还在呢，卡米耶说。

你别丢了我们的记事本，梅西埃说。

正在此时，一长串恶人名单中的第一位跳了出来。他的绿制服是一种褪了色的绿，在制服上合乎规范的地方，隆重地装饰着一些英雄奖章和饰带，这适合他，非常适合他。在伟大

的萨斯菲尔德^①的榜样指引下，他差一点在保卫一块土地时殉职，这块土地本身肯定不会让他感兴趣，从象征意义上来说也可能不会使他斗志高昂。他拄着一根既优雅又厚重的拐杖，偶尔他甚至整个身体都会支撑在上面。他的腰非常不好，有时疼痛会划过臀部进入肛门，痛苦的信号会从这里贯穿整个肠道系统直到幽门瓣，当然还会延伸到尿道和阴囊，排尿的欲望几乎不断。他百分之十五已经算得上个废人，这使他被那些人中的绝大部分所嫌弃，那些男人和女人，他曾经因为职业的关系以及自己好人的名声和他们常有来往。他有时候会觉得，在大风暴中，要是投身到家庭的小争斗中，或者去研究盖尔人的语言，要么进一步坚定自己的信仰，甚或探寻一种世上仅存的民俗的瑰宝，他都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身体上的危险会减少很多，获益则更为明确。但是在尝到个中苦味后，他已经有意识地去排除这种想法，似乎它配不上自己。他的胡子很想能硬起来，曾经也硬过，但再也做不到了。偶尔，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就会从胡子下方朝上面喷出一股恶臭的气味，里面还混杂着些唾沫。这样胡子

^① 当指帕特里克·萨斯菲尔德 (Patrick Sarsfield), 17 世纪的将军，生于都柏林附近。